

芒果树

南帆

乔迁新居是一件乐事，但搬家工程繁琐累人。沉重的家具可以交给腰圆膀阔的搬家公司工人，转移书架上的书籍却十分耗神。众多书籍一册册装入纸箱，用胶带细心封好，纸箱的重量令人绝望。满头大汗忙碌了一阵直起腰来，一个尖锐的问题突如其来地摆在面前：那些带不走的怎么办？——例如庭院里的那几棵树。我知道，太太正在为庭院中央的那一棵芒果树伤感。

所谓的庭院，不过是屋前十来平米见方的一块小空地。太太将这里建设为自己的农业王国。她网购了几片竹篱围了起来，摆上木制的、紫砂的或者陶瓷的花盆，空地的边缘用砖头和石块垒成一尺宽的沟槽，然后千方百计运来泥土填满。于是，一段袖珍型的田园生活开始了。

她不知从哪弄到一套小农具，例如木柄只有一尺长的锄头和铲子，时常蹲在那儿挖或者刨，继而播撒各种植物种子。这么小的一块地先后种植过茶花、无花果、地瓜叶、三角梅、秋葵、丝瓜、芭乐、发财树、玫瑰、炮仗花、芥菜，以及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玩意儿。我在乡村当过几年农民，曾挥舞十字大镐开荒种地，对付的是一望无际的水稻和山坳里深不可测的烂泥田，对于庭院之中这些鸡零狗碎的花花草草根本不屑一顾——除了那棵芒果树。

芒果树是太太从果树市场买来的，据说是泰国的亚热带品种，果实肥大，饱满多汁。起初她打算将这棵树种在空地的东北角，但邻居不太愿意，因为芒果树长大之后可能将树枝伸入他家院子的领空。于是太太把芒果树种在空地的正中央。接纳芒果树的土坑是油漆工和果树店老板共同挖出来的，两个人对于土坑深度的理解产生了严重分歧，据说两人几乎当场打起来。芒果树种下的那一天，太太用卷尺量了树干的周长。她的结论是，这棵芒果树目前与她的胳膊一般粗细。我到达现场的时候，芒果树已经亭亭玉立，嫩绿的树叶上骄傲地闪烁着午后的阳光。听着太太两眼发光地描述未来芒果丰收的盛大景象，我不禁一怔，内心涌起无功受禄的惭愧之情。

夏季如期到来，可是芒果树非常平静，上面根本没有任何果实。第二年夏天，芒果树仍然毫无动静。这期间我时常被打发到空地上为诸多植物浇水。竹篱围出的小天地日复一日欣欣向荣，三角梅、芭乐和丝瓜、秋葵竞相表演，该开花的开花，该结果的结果，只有芒果树仿佛睡着了，丝毫不想为世界贡献一些什么。令人气恼的是，社区里另一些人家的芒果树纷纷挂果。那些芒果树仅是本土品种，果实瘦小，而且核大肉少，但只要枝叶之间有那么几粒小芒果若隐若现，那一家主人就可以站在路边用超常的音量夸耀他们的肥沃土地和种植技术。太太终于犹犹豫豫地开始和我商讨芒果树不孕不育的问题。我问：你确定买的是芒果树？她表情坚定地点头，并说在市场第一眼看到这棵芒果树时，她明明看到树枝上还挂着一颗芒果。既然如此，那就耐心等待吧。或许，这个来自泰国的家伙只是有些水土不服？

我仅仅当过半吊子的短期农民，太太基本不信任我的观点，她更热衷于在互联网上请教各路高人。一个网友的建议是，对着树干猛砍一刀，有了创伤的果树才会积极养育后代。这种观点如同从某本心理学教科书上抄下来的，似乎包含了励志、创伤记忆、浪子回头或者痛苦令人成熟的意味。太太将信将疑，她试着砍了芒果树一刀。事实证明，心理学的巫术并未奏效，尽管我没有看出树干上的刀疤在哪里。

太太曾回访那个果树市场，试图找到卖主求证芒果树的真实身份。但她失望了，市场已经拆除，变成街头公园。表明身世的历史线索彻

底掐断，这棵芒果树于是来历不明，身世成谜。这时太太迅速地回归一个传统角色——一个溺爱的母亲：她不懈地给芒果树增添营养，犹如喂养一个来自灾区的瘦弱孤儿。一个朋友拎来了两麻袋的草木灰，她慷慨地往树根倒了半麻袋。我未曾见过如此奢侈的施肥，担心过量的肥料会把芒果树烧死，太太却对我的劝告嗤之以鼻。

芒果树并未显示消化不良的症状，而是长得人高马大，茂密的树叶在夏季晚风中哗啦啦作响。然而，这并不是好事。台风光临的季节，树大招风，芒果树所有枝叶都成了甩不下的负担。呼啸的疾风转过山坳浩浩荡荡地卷地而来，芒果树总是首当其冲。庭院里的各种植物无不知趣地蜷缩起身子倚在竹篱上，俯首帖耳，战战兢兢；只有呆头呆脑的芒果树茫然地站在风口，被一记又一记的重拳打得踉踉跄跄。每一场台风过后，我都得费尽气力把芒果树搀扶起来，重建它的生存信心，重塑它站立于庭院中心的尊严。有一天我想出一个办法：在芒果树的腰眼锯出一个小缺口，斜斜地支上一根木棍，这个简陋的装置终于让芒果树可以迎风伫立，但我的关怀和设计并未赢得芒果树的回报。果实在哪里？风和日丽的时候，芒果树如同一个手握文明杖的绅士潇洒地站在那儿，它似乎从未费神想一想要我为什么如此殷勤，它又该做些什么。

一天的傍晚，我偶尔看到太太蹲在那儿用小锄头在树根处刨了一个坑，然后从兜里掏出一个鸡蛋埋下去。我不由大喝一声：你在干什么？

太太直起身来，理直气壮地回答：给芒果树过生日。每年芒果树落户我们家的日子，我都给它喂鸡蛋过生日啊。

我愕然无言。芒果树过生日，还要吃一个鸡蛋？岂有此理！

太太补充说，鸡蛋是她从自己的早餐之中节省下来的。她言下之意是，我没有必要像审计官员那样唠叨，伙食费并未超标。我曾经生活在饥馑的年代，对于鸡蛋怀有强烈的景仰之情。现在居然连芒果树都有资格享用，是可忍孰不可忍！尽管谴责太太没有借口，但是，我仍然无法按捺内心的愤怒：这个世界怎么能怂恿一棵吃鸡蛋的芒果树年复一年地不劳而获？

幸而不久之后，太太终于愿意和我同仇敌忾。那天太太站在芒果树下恶狠狠地威胁说，如果今年夏天还是没有果实，就要将它砍掉。太太认为芒果树听懂了，因为一个奇迹很快悄悄出现——芒果树突然长出了一批新叶。仔细一看，树枝上确实左一簇、右一簇地涌出色泽鲜嫩的叶子，暗红或者浅褐色的。这一批新叶特别阔大，大小几乎接近一个成人的巴掌。几天之内，巴掌大小的新叶覆盖了整个树冠；远望望去，整棵树如同新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然而，奇迹到此为止。疯长了满树新叶之后，令人期待的故事又毫无理由地停下来，直至深秋，果实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悬念。

乔迁新居多少有些突然。新居也有一块面积相当的小空地，我们打算尽量将庭院里的各种植物移过来，芒果树当然在计划之中。尽管这棵芒果树始终没有出息，它仍然是我们的家庭成员。然而，计划的执行遇到了很大困难。芒果树的树干已经有小腿那么粗，树身高达二十多米，根须深深地扎入地下，怎么挖掘和搬运？一个内行人建议动用吊车，而且需要请一个园林工程师当顾问。这种做法当然有些夸张，又不是什么奇特的名贵树种。

或许还是让芒果树留在原地吧。太太有些不愿意，她觉得我们离去后，芒果树必定会陷入极度悲伤——仿佛一个被突然无情地抛在陌生旷野里的人，孤独和痛苦于是连绵不绝。这就过分了，一棵树而已。风也罢，雨也罢，真正的树是不会惧怕离别，也扛得起所有的伤痛。这棵芒果树或许大器晚成，积攒多年的能量明年也许就能果满枝头。生而为树，扎根于土，它不会四处游荡，而我们则可以随时前来探访，即使许久不见，也仍然心存一念，觉得有一个亲戚留在原地，随时等着我们。

真的是这样吗？芒果树沉默不语。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近日，听说一个素无交往的博士同学去世的消息。错愕悲戚之余，深感人生荒谬。在许多人生路口，人们遇见、同行，或长或短，然后终有一别。死亡，或是别的结局，只是为了提醒你，遇见的人曾是如此之近，却又一无所知，仿若深渊，永远不可捉摸。这些被诡谲的命运推至眼前的瞬间，让你再三推演人生本身的不确定与偶然。

恰如黄仁宇的自传《黄河青山》，犹记得他记录缅北战场的一个瞬间。一个日本士兵死了，黄仁宇从四周散落的日英词典，推断他是一个与自己身份相似、经历类似的日本大学生，油然而生悲壮之叹；他万里迢迢赴死，似乎只是为了与我这样遇见一面。有多少时候，人生以这种猝不及防的方式，将你与陌生人以一种诡谲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命运犹如虚空电影，刹那交错。

这是未择之路。心头突然冒出的这四个字——未择之路，其实是一部电影。这个秋天，在各种话题电影的夹击下，它默默无闻上线，又悄无声息下线。不像《影》《江湖儿女》有大腕导演加持，也不像《找到你》那样有话题度。但这真是一部好电影啊！默默地记住了导演的名字：唐高鹏。所有那些在没有暴得大名之前让人眼睛一亮的作品，后面都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导演，就像《斗牛》时期的管虎。当资本源源不断加持的时候，反而未必能够收放自如。

《未择之路》是一部公路片，我很少注意这个类型。一位大神淡淡提了一句，可以去看看。去就去吧。看完之后，从影院出来，阳光耀眼，心头一片壅塞乱草丛生，想说又说不出什么。就像电影那样，每天在路上，有些遇见草蛇灰线，沉潜命运。想起蝴蝶效应，想起《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人生的偶然与必然。

公路片一般都直逼人生绝境，《未择之路》也是如此。二勇是个loser，在荒瘠的农场养鸵鸟。债主五哥前来逼债，留下一个男孩杂娃要他照应。他察觉前妻有了新欢，焚心如火，带着杂娃一路狂奔，梦想能够挽回感情和人，踏上了一条未择之路。追妻之路上误入黑店，女司机小眉救了他们并送他们穿越戈壁。

这部片的演员很牛。王学兵是新疆人，说的西北方言很地道，他很适合这类外表粗犷内心柔情的角色。马伊琍一

脸尘土，又黑又皱的皮肤，乍一看几乎认不出。但确实是她，被紫薇格格和《我的前半生》中时尚靓丽的都市白领带偏了方向，公众很难想象马伊琍最早是文艺片骨干。她曾是管虎早期的女演员，合作过多次。但奇怪的是，她在管虎影片中的形象都很不出彩。不管怎么说，她是个好演员。演杂娃的小演员的眼神很灵，又倔又傻。大耳朵、五哥与李总的表演都很到位。

但导演更牛。他说了一部故意不说明白的电影。

杂娃有一支口红，死去的妈妈的。他想妈妈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妈妈为什么死了，李总为什么托付人照管他，导演没有说。二勇和前妻之间发生了什么，使得他拼命追爱？小眉的男人为什么走了四年杳无音信，这个冷淡刚烈的女人与开黑店的大耳朵又是怎样的故事？五哥为什么寄养自己弱智的儿子？为何听命李总又杀了李总？李总的身份是什么？为何这么在意杂娃这个小男孩？导演没有说。开黑店的大耳朵，一直暗恋小眉，一路跟踪二勇并开车撞倒了他。二勇倒在血泊中，他死了吗？杂娃来得及告诉他关于凶手的真相吗？五哥会被抓吗？小眉与二勇还会再相见吗？导演还是没有说。

故事戛然而止了。二勇向杂娃父亲索要了赎金。他满怀歉意地放了杂娃，说：叔不是坏人，叔把婶的房子弄没了，得给她另外买个房子。杂娃偷偷跟在他后面，看他进了居民区，拎着那包钱，扔向前妻的阳台。包没扔上去，危险地挂在晾衣绳上，一荡一荡。他表情复杂又释然地离开，突然被后面的货车狠狠撞倒。围观的群众中，面容娟秀的前妻挺着大肚子与新伴儿走过，并不知道这一切与她的关联。千里之外，小眉拿出一支口红，犹豫了一下，终于涂在唇上，一抹亮色。而最后一个镜头，是警察例行公事地记录，询问，镜头从撞



鸟岛位于新西兰奥克兰以西 45 公里处，从我们下榻的地方驱车前往，用了个半小时才抵达。车在高坡上停下，居高临下望去，海天一线。

陪同的小张介绍说，这里名为穆里怀海滩（Muriwai Beach），那边的礁石就是鸟岛，岛上栖息的主要是塘鹅，英文名称 Gannet，它与一般的塘鹅不同，嘴下没有大皮囊，每年的 8 月到 3 月，大概有 1200 对塘鹅在这里筑巢栖息。

观鸟岛有一左一右两个观景台。小张带领我们沿着小道先往左面的观景台走去，小道两旁长满了剑麻。在穿过树丛往海滩方向走去的时候，我们便听见海风的鸣叫。踏上台阶，就见下方一块三角形的礁石上，密密麻麻都是白色的塘鹅。小张说，塘鹅属于大型鸟类，体重最高可达 5 公斤，翅膀张开可达 2.5 米，它们的巢穴用枯草、苔藓和泥土筑成，塘鹅们和睦相处，互不侵犯。它们有淡黄色的头、尖尖的喙，翅膀和尾翼有黑色的边，成双结对卿卿我我，栖息方向基本一致。鸟窝之间的距离狭窄，却井然有序互不干扰，远远望去就像穿白色礼服列队齐整的仪仗队，又像广场上大型的体操表演。看台前方有一块礁石像一只巨型的高帮皮鞋，礁石顶端也密密麻麻停着塘鹅，还有一些塘鹅张开白色的羽翼在礁石边飞翔。小张告诉我，这里的塘鹅也叫澳大利亚亚塘鹅，每年冬季在澳大利亚过冬，8 月成鸟飞行一千多公里，抵达新西兰觅偶交配筑巢产卵孵化，来年 3 月小塘鹅长成后，塘鹅爸妈带它们一起再飞往澳大利亚……

我沿着剑麻中间的小道，赶去另一

未择之路与遇上的一面

朱丽丽

碎的车窗前玻璃圆孔中，渐渐拉远，躺在地上的二勇也渐渐拉远……

这叫什么事？这叫什么叙事？导演你出来，你倒是说明白了再走啊！

所有的经典艺术，小说，或是电影，其实着力的都是把一个故事讲圆了。希区柯克的故事再奇诡，总有可以解释的原因。精神分裂、双重人格、恋母癖可以解释《惊魂记》；厌女症可以解释《迷魂记》；童年创伤、梦的潜意识、防御机制可以解释《爱德华大夫》。当结尾到来，一个科学的理论或是一个正确的世界观阐释一切之时，世界重新恢复秩序。它带着那种现代主义余绪的确定性。而后现代的叙事恰恰是不确定的。判断一个作品的时代气质莫过于看它有没有给出一个开放性的不确定的结尾。《本能》结局处，莎朗斯通的手伸向床下的冰锥，她是不是凶手呢？她是要杀男主还是不杀呢？也像金庸《雪山飞狐》的结尾，胡斐抓住了苗人凤的弱点，一刀劈下去就能定胜负见生死，但他是劈还是不劈呢？

这种不确定性几乎是古典及现代作品的分野线。叙事的不同，背后是世界观的不同。

二勇以为是自己那一枪杀死了李总，鸵鸟卖不了了，前妻回不来了，一切人生微薄的愿景都成了泡影。命运打来重重一拳，他不能置信，茫然无措，不自觉地陷入魔怔，在公路上一直往前走，往前走，从白天到夜晚，连孩子跟在后面也茫然不觉。这一段的镜头真好。没有音乐，没有对白，只有光影的变化。夜黑了，远远的汽车疾驰而来，照亮一大一小的身影；又远去，将他们抛在黑暗之中。一次，又一次。那是极致的简练与孤绝。这一幕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终于理解为什么电影会选择一个公路片的框架。只有西部，只有荒芜的戈壁和沙漠，去除一切冗余，才能更好地凸显人性的困境。

笔会

多味糖果

(布面丙烯)

扎尼别克·萨雷特

[哈萨克斯坦]

奥克兰鸟岛的回响

杨剑龙

栖息之地，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塘鹅不再长期逗留。为了吸引塘鹅回归，人们在岛屿上安放了 80 个塘鹅塑像，虽然一度吸引了塘鹅前来，但是它们知道上当后又都飞走了。然而，2015 年，有一只雄性塘鹅意外地留了下来，它爱上了一只雌性塘鹅塑像，还找来海藻和木棍建筑爱巢，甚至跳起了求偶的舞蹈，海岛居民给它取名奈杰尔。奈杰尔在玛纳岛一住三年，始终不断向这只雌塘鹅塑像求爱，虽然也曾有其他雌塘鹅飞临此岛，奈杰尔却忠心耿耿，从没移情别恋。2018 年 1 月的一天，有人发现了奈杰尔的尸体，倒卧在那只雌塘鹅塑像的身边。英国《地铁报》2018 年 2 月 2 日专门作了报道。闻知这个悲惨的故事，望着眼前翻飞的塘鹅，唏嘘感慨中，我不禁肃然起敬。

沿着观景台的木栈道拾阶而下，见右首的海湾蜿蜒而开，这里的海滩名为黑沙滩，火山岩经海水冲刷形成晶莹细腻黑色沙子，一望无际的黑砂与幽深海水相连，形成一种浩淼幽婉的境界。海滩畔的岩石上也是黑乎乎的，小张说，这些黑色的都是黑贝壳，

多么纯粹，多么简洁。终极的留白与沉默。这难道不就是人生的终极状态？在路上，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没有原因，没有结果。一头红发的罗拉奔跑在路上，《四百下》的小男孩奔跑在路上，《革命之路》的小李子奔跑在路上……他们是不驯服的人，他们是奋力突围的人，他们是被困在命运之中的人……

一条未择之路，几个人生迥异毫不相干的人。他们的命运因为偶然诡谲地交织在一起。各有各的隐秘往事。短暂遇见，交错而过，听任命运本身将他们带往各自不可知的未来。也许有后续，也许再无交集。但是遇见本身，仿佛蝴蝶效应，每一个微弱的细节的不同，就在刹那间改变了命运的走向。这是偶然，也是必然。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断言人类历史从来不是螺旋上升的，而是若干偶然因素左右了历史的走向。这个观点一点都不正能量，让人面对无边的生存困境，更加心生虚无与吁叹。但很奇特，它也消除那些一定要指向某处明确目标的焦虑，让你有拨着自己的头发短暂脱离地心引力的能力。在虚空中，看看自己，看看他人，看看历史，看看社会。

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性。

唯一有常的是无常。

所谓未择，就是不能预料，无法选择。总有无数个偶然与必然将你推上现有的人生轨迹。好的艺术，都是指向哲学的。只要人类对于生死的叩问和追索不会停止，有关意义的哲思就不会停止。这样一部电影，除了纯熟的电影技巧之外，它打动我的，恰恰是它意在言外的留白。

朋友说：故意不把故事说明白好。无限遐想，挑战智力和心灵。

电影是什么，希区柯克说，电影是经过剪辑的现实。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才子罗西里尼不服气，跳出来说：事实原本本就在那里，为什么要剪辑它呢？造型主义与写实主义两大流派大战半个世纪，其后殊途同归。现实本来是杂乱无序、肆意奔流的意识流，就像天书《尤利西斯》那样纷繁复杂蛛网密布。一代代导演挑战技术、挑战类型、挑战叙事，挑战视觉，但最终挑战的还是人类的智力、想象力和心灵。

生命太短，时间有限。为什么浪费时间在那些对你的智力毫无增益的事情上呢？

好的电影很酷。你觉得许多事情尚不明了，许多走向沉潜不明。但这就是生活本身。艾略特说：我们不应该停止探索，我们所有的探索终将回到我们的起点。所有伟大的艺术表达，应该指向我们的生活，也应该超越我们的生活，从中探索人类永恒的困境与超越的可能性。它让我们理解生活的无理与荒诞，也让我们豁然面对所有的未能选择却迎头撞见的命运。每一个在命运的混沌与不确定中遇见的蝴蝶翅膀，都可能定义你的人生，他们最终成就了我们生命的质感。无限的可能，无限的不确定，才能超越生活本身的庸碌与琐屑。生命这么短，尽量过得有趣一些吧。

那位逝去的同学，所有的人生痕迹也许都建立在我们这些蝴蝶翅膀的追忆与想象之中。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遇见。让我们互相成全。

在中年的一个秋天，在空无一人的卢米埃影院，《未择之路》万里迢迢而来，也是为了与我这样遇上的一面。

学名贻贝，又叫海虹，也是黑沙滩的一景。这个海滩风高浪急，是冲浪的佳处，晴朗时可以见到许多冲浪者。1993 年新西兰著名女导演简·坎皮恩执导的电影《钢琴课》也是在这里拍摄的。我看过这部夺得多个大奖的电影：少女爱达从小就丧失了说话能力，她带着一架钢琴嫁给了商人斯图尔特，由于路途艰难，丈夫决定将钢琴弃留在沙滩上。邻居乔治·贝因想听爱达演奏，用一块地与斯图尔特换了钢琴并运回家，爱达每天去给贝因上钢琴课，最终他们俩因钢琴而结缘。电影拍摄得美轮美奂，将优美的钢琴声、开阔的黑沙滩、滔滔的海浪，和曲折深沉的爱情故事融为一体，使电影成为一部洋溢着人性与真情的经典之作。

离开黑沙滩和鸟岛之前，我又频频回眸，看塘鹅在天空展翅翱翔，看海浪在黑沙滩翻卷，看这个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誉为世界上 30 大美景之一的鸟岛，这个诞生了经典电影的黑沙滩。无论塘鹅苦恋塑像，还是勇敢寻觅真情的故事，都印证了世间爱情的崇高。奥克兰鸟岛的观光，让我的思绪如海涛一般，久久都难以平息。